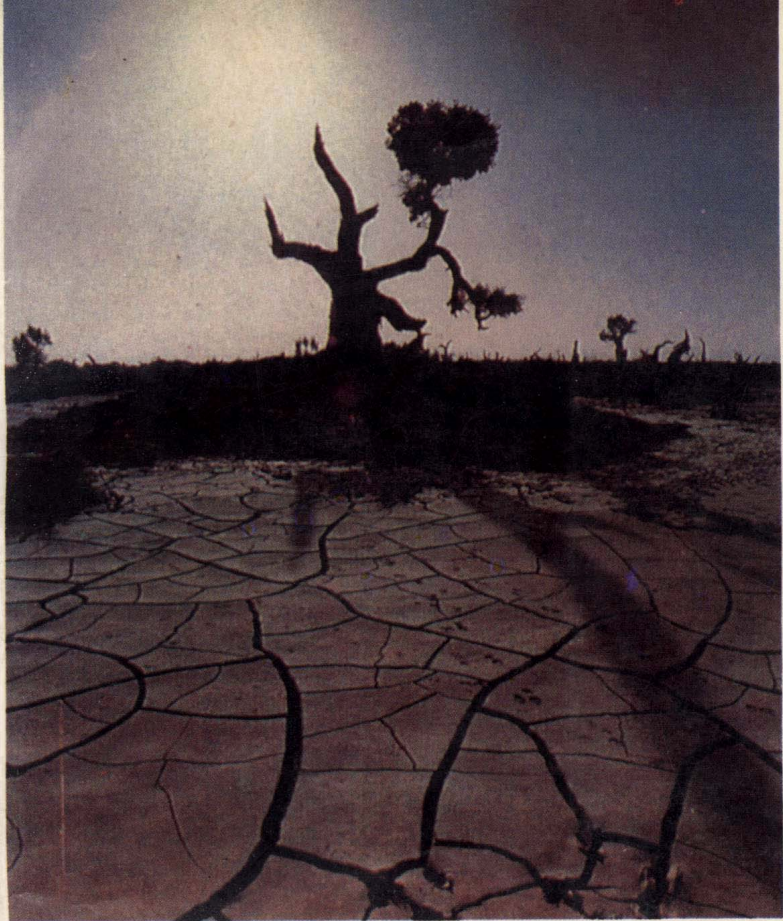




生 寡

张健人 温婉芳 梅逸民

花城出版社

生 寡

张健人 温婉芳 梅逸民 著

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

粤新登字 05 号

生 寡

张健人 温婉芳 梅逸民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23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1972—6

I·1673 定价 13.20 元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首届广东文学节编选书目

花城出版社出版

- | | | |
|------------|------|--------------|
| 云彩国 | 长篇小说 | 程贤章著 |
| 闹市 | 长篇小说 | 洪三泰著 |
| 客家魂 | 长篇小说 | 谭元亨著 |
| 生寡 | 长篇小说 | 张健人 温婉芳 梅逸民著 |
| 热带岛 | 长篇小说 | 黄康俊著 |
| 南中国海佬 | 长篇小说 | 黄康俊著 |
| 裸岸 | 长篇小说 | 寄 丹著 |
| 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 | 长篇小说 | 张黎明 廖国栋著 |
| 广州故事 | 长篇小说 | 曾应枫著 |
| 有个地方在城外 | 长篇小说 | 林 坚著 |
| 魂归 | 长篇小说 | 戴胜德著 |
| 西海潜龙 | 长篇小说 | 林建征著 |
| 遥远的爱 | 长篇小说 | 谢炎秀著 |
| 永远的飘泊 | 长篇小说 | 高小莉著 |
| 圆梦楼 | 长篇小说 | 谭伟文著 |
| 老爷楼景观 | 长篇小说 | 孙 伦著 |
| 浪漫年华 | 长篇小说 | 谭元亨著 |
| 没有座标的星星 | 长篇小说 | 丘超祥著 |
| 外星人失踪 | 长篇小说 | 欧清煜著 |
| 少年侦探 | 长篇小说 | 林文烈 毛 英著 |
| 攀登 | 长篇纪实 | 万振环著 |
| 全球海盗大扫描 | 长篇纪实 | 丁 炜著 |
| 粤北关山现代风 | 长 诗 | 韦 丘著 |
| 理论视野中的张俊彪 | 论 著 | 刘俐俐著 |
| 广东作家论 | 论 著 | 广东作协创研室编 |
| 文学的奥秘 | 论 著 | 萧君和著 |
| 万字作家系统 | 专 著 | 黄天源著 |

目 录

第 一 章	偷青	(1)
第 二 章	蜜夜	(22)
第 三 章	匪袭	(43)
第 四 章	险辱	(65)
第 五 章	生寡	(87)
第 六 章	惊变	(110)
第 七 章	灾劫	(128)
第 八 章	两难	(150)
第 九 章	转机	(170)
第 十 章	反目	(190)
第十一章	苦捱	(209)
第十二章	罹病	(229)
第十三章	冒名	(248)
第十四章	团聚	(272)
第十五章	生隙	(288)
第十六章	教子	(304)
第十七章	女怨	(324)
第十八章	私奔	(341)
第十九章	砥柱	(359)

第二十章 暮憩	(380)
第二十一章 旋里	(401)
编 后 记	(422)

第一章 偷 青

生寡!

生寡!!

生寡!!!

这两个字，宛若一颗炸弹，炸得女屋里的女仔，个个人心惶惶。

全是肇始于那奇异的天象。

上个月，梅凤英跟众姐妹坐在门口数星星，忽见一颗流星，灿然掠过女屋正顶的上空，倏地消失在石榴花山边。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住在隔壁的兰婆发出悲怆的长叹，“不知谁守生寡守过世了!”

第二天，便有人来通知兰婆去赤溪码头领金埕——她苦苦等待了几十年的丈夫，在金山化成了一堆白骨，方才魂归唐山。

兰婆却再也没有回来给女屋的女仔们作伴。

传来的消息叫女仔们毛骨悚然：兰婆抱着金埕哭了一天一夜，疯疯癫癫地沿着洋汀河走了。

过了不久，梅凤英独自在女屋门口乘凉，忽见太阳还未全部隐去，一弯月牙却挂上了天边，不由脱口说道：

“看，月婆咬日头公!”

“阿妹! 快进屋来。”梅凤秀连忙扯了扯梅凤英。

阮秀娥好奇地问：“秀姐！月婆咬日头公也看不得么？”

“看了的人会守生寡的！”梅凤秀急急地揉着梅凤英的眼睛，想把妹妹见过的天象揉掉。

“村里好几个婶姆都说自己是在守生寡哩！”阮秀娥满不在乎地说。

“你们还是女仔，以为守生寡快活呀？”梅凤秀的语气透出悲苦，“从香港搭船回来，路上听人说，三合圩有个新妇，老公是金山客，五年没回乡。她耐不住守生寡的苦处，跟一个野公勾上了。村人发现了她的丑事，便把他俩抓了起来，装进猪笼，活活地沉到三合河去了！”

哎呀，生寡这么可怕啊！梅凤英和阮秀娥不约而同地吐了吐舌头。

阿娉咬了咬嘴唇，“秀姐，我就这一生不想嫁人了。”

梅凤英紧接着说：“是啊，不嫁人就不会守生寡。”

“傻妹，进了女屋的女仔，迟早要出嫁的。”梅凤秀拍拍梅凤英的后脑勺。

梅凤秀是回娘家探望父母的。她要回香港上工，只在女屋里住了两晚，就离去了。

梅凤秀讲的故事，却牢牢地烙在梅凤英的脑海里。

每晚返还女屋的时候，望望兰婆住过的隔壁屋，那阒无人声的黑洞洞的房间，总让梅凤英心惊肉跳。

可是，两三年前，梅凤英是何其渴望走进女屋啊！

那晚，梅凤英到女屋来寻梅凤秀：“阿姐，我要跟你睡，听你讲古。”

“你还没满十四岁，不能在女屋住宿的。”梅凤秀把妹妹挡在门口，“白天歇息的时候，我再讲古给你听。”

不料，梅凤英白天站在女屋门口，往里面张望一下，屋里

的姐姐们便吆喝道：“快走！细佬女看不得的。”

梅凤英便巴不得自己快快长大，晚上能住进这充满神秘诱惑的女屋。

梅凤英和阮秀娥，是过年前几天搬进女屋的。

“阿娥，我请阿爸买了一条新面巾，免得让姐姐们笑话。”梅凤英跟阮秀娥商量准备进女屋的用品。“木梳、发夹、红头绳，我也买了新的，只是镜子阿妈要留下用，叫我借用阿姐的。”

“听姐姐们说，进女屋最要讲究干净。”阮秀娥笑嘻嘻地说，“我把两套内衣内裤都洗得干干净净才带进女屋。”

梅凤英住进女屋后，才发觉女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神奇：没有窗子，倒是砌着青砖墙，只在屋顶开一个天窗，透进光亮。也不是她想象中每人一张床，而是每人带一块床板和两张长凳，将整间屋子铺成一张羊羔床，只在靠门口的墙边留下一条通道，放置木屐、鞋子，还放一张桌子，有柜桶，用来放置各人的梳妆用品。

梅凤秀破天荒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给妹妹宣读了女屋的“约法五章”：晚上不准撒尿，不准哭，不准乱动别人的东西，不准吵嘴打架，婶姆来抢人时不准袖手旁观。

“阿妹，可要记住哟！”

“阿姐，我全记住了！”

梅凤英觉得母亲对自己的态度也大异于前。

吃过团年饭，阮招娣替梅凤秀姐妹俩各备了一只小竹篮，里头装了桔子、甘蔗、瓜子、发糕、甜糍、猪肉、鸡髀，让姐妹俩提进女屋，去与众姐妹聚餐守岁。

女屋守岁十分热闹，十多个女仔聚在一起，把各自带来的食物摆出来后，十多双手便争着去抓最好吃的，你推我拥，嘻嘻哈哈：

“阿娣，你吃了这个鸡髀，一生好运气。”

“秀姐，这么说来，你吃了一个发糕，就是今生永无愁罗！”

“阿娣，有你这么帮堂妹嘴的么？看我不扭肿你的嘴！”

果真几个人撕扯打闹起来，喊死喊活地乱叫。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梳发髻的女人，回娘家时便到女屋来睡，说些关于男人的咸湿话，那是女仔的母亲都不会告诉的话。梅凤英往往想听又怕听，听不懂的，既不敢问，也不大相信，认为是那位姐姐胡编出来吓唬妹妹们的，只想着自己长大些，去亲自体验一番。

然而，此刻梅凤英的心情与从前截然不同。

“人，如果长不大，那该有多好哇！”

梅凤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床头抓起一把葵扇，坐在窗口使劲扇着，却还是浑身热辣辣的。她站起身，在房里团团地走了一个圈子，眼光闪闪地看着房里的杂物，觉得都是异样地讨厌，异样地对她露出惋惜的神气。她皱了皱眉头，颓然跌坐床沿，丢了葵扇，从梳妆台边拽过小斗箩，下意识地捏起银白的绣花针，左手又去摸线团。刚刚将一根红丝线穿过针鼻，鼓声又惊天动地地响起。心猛地一震，她便把针线扔回斗箩里，眼神直勾勾地投向窗外。

远远望去，一棵古榕像须发苍苍的老人，撑着巨大的绿伞，遮住了祠堂的半边屋脊。南风吹过，从枝桠垂下来的一条条气根，抖抖索索的，宛若一张渔网晾开了，闪烁着神秘的光斑。

忽然，光斑中掠过一只狮子，跳跃着；又是一只狮子，俯冲着；又是一只……

“咳，他们又在练习舞狮了。”梅凤英望着望着，胸膛里好像有一头小白兔在蹦跳，不由得自言自语。

常安村真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怪可怜地躲在远离西江

圩的小山坳里。村人三年五载都难得看到一番热闹场景。红红火火的舞狮，也便成了少男少女们的一种奢侈。

梅凤英清清楚楚地记得：五岁那年，父亲受命从新昌埠买回些狮头狮鼓，摆在祠堂里。她看见狮鼓上钢钉亮闪闪的，就挥起小拳头，朝鼓面捶去。

“你这个死女真手多！”父亲听到“咚咚”两声，顿时虎起脸孔。

梅意纶那扬起的葵扇般的大手，没有狠劲地扇到女儿脸上，倒轻轻地握住了她的小手，苦笑道：“你要是个男仔就好了。”

那天晚上，村人练习舞狮，小凤英硬要父亲带她去看。梅意纶踟蹰片刻，居然答应了。

来到祠堂前的坪场上，但见榕树上吊着一只大马灯，明晃晃的耀眼。十几个青年光着上身，一双双脚踢扬起一片尘土，威风凛凛的，在跟着师傅练招式。

“阿爸，你看站在前头的男仔练得多带劲！”小凤英拍着小手说。

“那是我爸！”一个光头仔得意洋洋地凑近小凤英。

“苦面钩，你爸是细仔，你还敢认阿爸？”不知是谁在嘲讽。

小凤英听了，莫名其妙，在回家的路上就问父亲：“怎么人家叫那个男仔‘苦面钩’？”

“哎！人有几等，花有几层。”梅意纶显然不想多言，“我们回家去吧！等出狮那天，我才带你去圩里看。”

小凤英作梦也想不到，出狮那天会喧天闹地，热火朝天。

出狮先在本村，然后到西江圩。每条街道都挤满了人。小凤英骑在父亲肩头，才能从密密麻麻的人头缝里看个清楚。

那戴着假面具的大头佬，扑簌簌地摇着大纸扇，摇头晃脑，逗着狮子。狮眼光芒四射，狮头高昂低俯，狮身腾挪旋转，虎

虎生风。还是苦面钩的父亲舞狮头。舞到精彩处，“哗！”众人齐声喝彩，小凤英直拍手掌。

小凤英正看得入神，不知怎的，梅意纶把她放到地上，拍了拍她那身旧衣衫。

.....

咸酸果，满山红，
有人富贵有人穷，
有人成日提屎桶，
有人吃饱撞南风。

窗外传来的歌声，打断了梅凤英的回忆。

“阿钩，上哪去？”梅凤英看见苦面钩挑着一对桶，从窗外的田埂走来，眉毛一挑，探头问道。

“还不是到祠堂去做事？”苦面钩瓮声瓮气地说，睨了她一眼，语词变得柔和了，“东宁村那边又在练习舞狮了，你不去看热闹？”

梅凤英默然不语。

“虽说那是阮姓祠堂，也不过跟你们村隔一条河嘛！路又不远……”苦面钩的话头，却给梅凤英的母亲截断了：

“我们村归端山乡管，那边是芬水乡管，隔着两个乡呢，还不远？”

“哦，是阿婆啊，今天天气真好……”苦面钩感到有些尴尬，敷衍几句，急匆匆地走开了。

“乖女，往后呀，少跟苦面钩搭话。”阮招娣叮嘱道。

“他又不是老虎！”梅凤英噘起小嘴说，“阿妈，让我去看人练舞狮吧！十多年没看过了。”

“你以为自己还是女仔呀？”阮招娣郑重其事地说。

梅凤英想起了媒婆大脚霞。前天一早，她从女屋回到家里，一进门槛，就看见大脚霞大大咧咧地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扯着阮招娣的手，春风满面地说：“我给你们两家子女卜过生辰八字了，匹配得很呢……”梅凤英恨恨地扫大脚霞一眼。

阮招娣见女儿面露不悦之色，便劝慰道：“虽说阮晖明比你大十岁，可人家是金山客呀。你没听人唱‘有女毋嫁做饼郎，三年唔到半年床，有女毋嫁耕田人，满脚牛屎满头尘，有女要嫁金山客，打转船头百算百’吗？阿妈是为了你好哇！要不，你才十六岁，阿妈怎么舍得让你出门去做人家的媳妇？”

阮招娣一眼扫见针线斗箩，端了过去，“别再动针动线了。明天，阮家就要过来订亲了。”她摩挲着女儿的手，“你绣的枕头袋，我给阮晖明他妈看过了。她口口声声赞你手巧哩！哎！你也不负作妈的一片苦心啊！你刚满五岁，我就教你用细针学绣花，你贪玩，绣了几针，不是要去看练舞狮，就是闹着去水圳捉泥鳅，气得我呀，抓把木尺就打你的手掌心……”

“阿妈心真狠，打得我痛死了，还不准哭。硬要我抹干眼泪，再细细地绣，针眼要细得好似虱螞蛋。”梅凤英娇嗔道。

“你爸去墟上买猪肉，怎么还不回来？”阮招娣一边往灶间走，一边嘟嘟囔囔，“彬仔也只知给我忙上添乱，爬树捉鸟，把好端端的一条裤子刮破几寸长。明天阮家的人要是见了，还不笑脱大牙？”

“阿妈，阿弟的破裤放在哪里？拿过来我补吧！”梅凤英赶上几步，从母亲怀里拿回针线斗箩。

“那你先把裤子洗了，拿到天井去晒！”阮招娣捏了拳头，插了搥腰眼，“猪也该喂了，多斩些薯叶来煮，放一筒米糠就行了。你爸昨天买回了一袋玉糠，给鸡螞吃了多下蛋。记住，只喂那

两只菊花鸡，黑花鸡前天就不下蛋了，莫让它也沾便宜。”

“阿妈，喊阿弟回来帮手吧！”

“不用，不用！别看他长得那么大了，终归还是小孩。哎，男仔嘛，贪玩就贪玩吧！”

“阿妈，你莫宠坏阿弟。我要是真的出门了，不就把你累坏了？”梅凤英挽起袖子，搓洗着弟弟的脏衣服，“阿弟也有十岁了。”

却听不见阮招娣回话。灶间里水壳响，菜刀动，一股淡淡的柴烟气味，悠悠地飘了出来。

吃过晚饭，东宁村的阮姓祠堂又响起了鼓声。

“看舞狮去啊！”梅文彬揽住父亲的脖子，撒娇道，“阿爸带我去。”

“天黑墨墨的，你在家跟阿爸玩吧！”梅意纶趁墟奔波了一天，腰腿痛，再没有那番看热闹的兴趣。

“我要去嘛！我要去嘛！”梅文彬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

阮招娣朝丈夫瞪了一眼，“彬仔想去看个热闹，你这当阿爸的倒忍心败兴？你看，过一阵月亮出来，还怕路不好走？”

“阿妈！我带阿弟去。”梅凤英把洗净了的碗碟放进碗柜，扭转身说。

“那条裤子你还没补哩！”阮招娣柔声劝止女儿，走到丈夫跟前，手指头捅了捅丈夫的前额，“彬仔要是看不上舞狮，还不发脾气？你也不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

彬仔明天如果板着脸，让亲家来看了，那就不好意思罗！梅意纶说：“英女，你的姐妹在女屋等你的，阿爸带彬仔去。”

梅意纶拖着疲惫的身子，慢腾腾地走出天井。

梅文彬跟在他背后，手舞足蹈：“阿爸好嘢！看舞狮去罗！看舞狮去罗！”

阮招娣望着他们的背影，不知怎的，捋起衣袖抹眼角，喃喃地说：“英女，你姐姐三个月没来信了吧？听说在香港过日子也很艰难。哎，都怪我，当初错信了媒婆言，使她受苦了！”

梅凤英脱口说道：“那大脚霞的话……”

阮招娣急忙打断女儿的话：“塘虱哪能跟生鱼比？大脚霞可是金口玉牙，句句话都落地生钉的。她给你介绍的金山客，担保比你姐夫胜百倍！”

梅凤英回到闺阁，细针紧线地缝补弟弟的裤子。她咬着嘴唇，慢慢地，慢慢地抽扯着线，仿佛要把自己的感情，一针一针地缝进去。煤油灯冒出橙黄的光，偶尔飘忽一下，灯罩上便渐渐洇出一圈淡痕。她仿若从淡痕里看到弟弟那那张调皮的脸，舌头一舔一舔的：“二姐！我要吃喜糖！”“馋嘴猫！”她在心里暗嗔着弟弟，转而涌起一股忧伤。自己已十六岁，就要去当新娘了。还未出门，阿妈就像管教一只画眉鸟一样，不许自己抛头露面了；要是嫁了出去，还不知道有几多拘束呢？说不定就像牛鼻孔给拴了一根绳。唉！自己再也不能跟小姐妹们嘻嘻哈哈地下河游水了；自己再也不能跟男仔们开玩笑。山坡上的山稔，你还能让我随意摘吗？水圳里的泥鳅，你还能任我捉吗？做女仔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自己是多么不情愿呀！

“阿英！”门外响起一串笑声，“躲在家里当尼姑呀？”

“阿娥，你这把刀仔嘴呀，走到哪，斩到哪。”阮招娣迎出门去：“找英女有乜事？”

“邀她去东宁村看舞狮。”阮秀娥笑道，“表婶，你也去啲？”

“今晚我没有空。”梅凤英拿着针线活走出来，“进屋来喝杯茶吧！”

阮秀娥娉娉婷婷地进了厅堂，熟熟落落地自己斟了一杯茶，津津有味地品着：“表婶，你家的茶真好饮。放了什么龙肉呀？”

阮招娣噗嗤笑了，“你几时舍得送点龙肉给表婶？”

“你家不就养了阿英这只活凤凰，还愁吃不上龙肉？”阮秀娥用手来捏梅凤英的胳膊，“你瞧！多结实，多鲜嫩！”

梅凤英涨红着脸，笑着来扯阮秀娥的嘴：“我来帮你磨磨刀仔嘴！”

阮秀娥躲闪着。梅凤英追捉着。厅堂里洋溢着少女愉快的笑声。

“你们两个傻女呀！”阮招娣笑骂着，回大房去了。明天亲家来订亲，她还该思量思量接待礼节呢！

梅凤英终于捉住了阮秀娥。两人都气咻咻的。

阮秀娥问：“女仔家哪有干得完的针线活？又不少今天一个晚上。”

“明天，阮家要来订亲了。”梅凤英神情赧然地说明原委。

“咳！你好福气哟！嫁个金山客！”阮秀娥寻根究底地问，“阮姓是大姓，你要嫁哪一家？”

“就是东宁村最东边头的那家，男人都在加拿大的。”梅凤英嗫嚅道。

阮秀娥捋了捋耳边的短发，拊掌而笑：“我想起来了！大前年，我们去偷青，不就进过那一家吗？”

两人正说着，苦面钩寻来了，“阿娥，我们几个都在村边等得脚骨酸了，你还在这里念山海经？”

“我来邀阿英一起去嘛！”阮秀娥亮声朝大房说，“表婶，我去看舞狮啦！”又对梅凤英说，“你过门那天，我和女屋的姐妹都来当你的伴娘，向新郎讨个大红包。”

阮秀娥随着苦面钩离去了。梅凤英趑回闺阁，听着窗外村道上年轻人的嬉闹声渐渐远去。她怔怔地望着那轮月亮，静静地蹲在古榕树梢，心田里也像洒满了月光。